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SIXIANG 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丛书主编 王晓纯 吴晚云

鳳凰網讀書
book.ifeng.com

特别推荐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

〔韩〕金大幸 著

〔韩〕闵子 郭雪妮 译



盘所哩的语言土里土气、无拘无束，在极尽低俗刻薄之余，又不乏高雅规整的汉文诗词，从而混合出了一种极为滑稽的味道，所谓「男非男也女非女，千变万化且哀」，说的正是如此。

盘所哩首先是为了享受「笑」的趣味而创作的，就像烧制瓷器最初只是为了斟酒而非是为了欣赏，不抱有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崇高的目的，但经过历史的沉淀最后竟成为上乘的艺术品，这样的盘所哩正是韩民族鲜明、泼辣的民族性格的典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

[韩]金大幸 著

[韩]闵子 郭雪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韩)金大幸著;(韩)闵子,郭雪妮译.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 11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王晓纯,吴晚云主编)

ISBN 978 - 7 - 5087 - 4884 - 9

I. ①韩… II. ①金… ②闵… ③郭… III. ①文化研究—韩国
IV. ①DG131. 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4060 号

书 名: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

著 者: (韩)金大幸

译 者: (韩)闵 子 郭雪妮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李 浩

责任编辑: 秦 健

责任校对: 孙 丽 胡春晖

助理编辑: 黄 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编辑部: (010)58124825

邮购部: (010)58124845

销售部: (010)58124848

传 真: (010)58124856

网 址: www. shebs. com. cn



中国社会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社会工作师考试教材唯一指定天猫店 THE ONLY DESIGNATED ONLINE SHOP FOR THE SOCIAL WORKER EXAMINATIO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6. 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北方工业大学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克立 汤一介 乐黛云 杨叔子

[美] 安乐哲 (Roger T. Ames)

[德] 顾 彬 (Wolfgang Werner Kubin)

主 编：王晓纯 吴晚云

副 主 编：罗学科 史仲文 张加才 (执行)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艾四林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白 奚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熙国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民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晏 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 泳 (厦门大学教授)

戴隆斌 (中央编译局编审、博士生导师)

魏常海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文革 王德岩 李 肖 李志强 李 颖 刘喜珍 余东升

张 轶 张常年 赵姝明 郭 涛 袁本文 秦志勇 董树宝

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序

王晓纯

思想,往往被视为令人神往而略显玄远的词汇,实际上,它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寻常之物。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只要去自觉其意义,就不会没有思想。马克思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思想无所不在。

有了思想,就会有对思想的思想,这便是反思。人类总是在不断反思:反思人之为人,反思美好生活;反思道德法则,反思精神信仰;反思经济活动,反思社会准则;反思审美,反思求真;反思人与自然,反思人我之间;反思理论的,反思实践的;反思本土的,反思域外的;反思传统的,反思现代的;反思推动科技昌明,反思科技的负面影响;反思资本主义,反思工业主义;反思理性,反思非理性。人类进步少不了反思,社会发展离不开思想。

思想赋予知识以活力,转识成智,豁然贯通,以利于先立其大者;思想赋予生命以意义,化腐朽为神奇,把平淡的生活变得意味深长。思想让我们小心谨慎,思想让我们雄心勃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绵延不绝,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人、一个社会要提升精神气质,也需要思想的滋润。

思想既是一种结果,又是一个过程;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活动。我们向往自由,渴望洞察,期盼理解,追寻幸福。思想让我们遍尝跋涉的艰辛,也给了我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力量。思想者未必真能成为思想家,但却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然而,曾几何时,我们被生活中的利益所牵引,因生命中的琐事而分神,整个社会失去的是思考的快乐、思想的激励和精神的慰藉。

道进乎技。爱因斯坦曾指出：“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只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很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人生价值有所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鲜明辨别力。否则，他运用他的专业知识只能像一条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套“思想与文化研究丛书”，以“人文情怀、学术精神、赓续传统、面向未来”为主旨，以思想与文化研究为重点，以当代大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力求熔思想品格、文化品性、艺术品位、科学品质和社会品行养成于一炉，使大学生在道德情操、人文情怀、艺术情调、科学情趣和社会情愫的陶冶上有所提升。当然，让这样一套丛书承载这样大的使命必然难以裕如，但无论如何，我们能以书为友，在思想中诗意地栖居。

是所望焉。

2009年5月21日

中译本序

当延边大学科技学院闵子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郭雪妮博士提出将拙作《韩国的盘所哩文化》翻译介绍到中国时,我内心在感到高兴之余,却难免有些忐忑。

敝帚自珍的著作能被翻译到国外,对任何一位学者而言想必都是幸事,更何况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大陆世界。用汉语将韩国的盘所哩带向这方土地,相信无论是谁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喜悦感吧。特别是韩中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韩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从没有脱离汉字文化圈的浸润,今日韩国的盘所哩文化能被介绍到中国,这种文化上的反哺让我的喜悦无以言表。

喜悦之余却有些许不安。韩国文化虽然深受汉字文化影响,但其毕竟孕育于朝鲜半岛独特的风土人情之中,经历史沉淀而形成的独特的盘所哩文化,正是韩民族鲜明、凛冽的民族性格的典型体现。正是这样一部研究盘所哩的学术著作,将会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实在是完全无法想象。仅就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说,要达到“信、达、雅”的标准谈何容易,因此关于文学翻译是否可行的论争历来都是学界焦点。尤其是像盘所哩这样以全罗南道湖南地区的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强烈表现韩国语独特的语言特征的民俗艺术,它所蕴含的那种原始质朴、有滋有味的语言魅力,一旦改头换面成端正、规矩的汉语之后,中国读者会怎样接受,对此我个人也感到十分好奇。

今日的世界无疑已经跨入了“地球村”时代,西方的摇滚乐既有可能奏响在中国人的聚会上,日本的寿司也可能已经摆在了西方人的餐桌上。总之,不管对他国文化理解多少、接受多少,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忽视他国文化、并不得不与之拥抱的共同体。况且像韩国和中国这样唇齿相依的邻国,通过文化和学术上的交流来促进相互理解,这已经是共同关注

的课题和必然趋势了,我想这本书的翻译对于促进韩中两国未来的交流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化就像奔腾不息的河流,并不会停滞于某处,而是以充盈饱满、激情奔涌而又绵延不绝的状态向前。初看之下川河皆是运动的,但其内部似乎又是徐徐宁静的。水流有时会渗透在土壤中,将本来的面目隐藏起来;有时会从山壑之间一泻而下,奔流成泉溪;有时又会百川入海汇聚成惊涛骇浪,总之变化多端而没有什么成规可循。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正如这水流的状态一样。一般认为,盘所哩约产生于17世纪,到18世纪左右兴盛起来,它是由唱者一个人说唱、一名鼓手随之击鼓附和共同表演的艺术形态。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日益西方化,至20世纪时就逐渐衍生出了与西方歌剧形态相似的唱剧,今日这种以个人演唱或群体表演的演剧仍然可见。

《韩国的盘所哩文化》并非是从纯艺术论的角度出发谈论盘所哩,相反,是将盘所哩从高不可攀、神秘高雅的艺术殿堂拉下来,还原到有声有色、鲜活生香的生活文化中去看待。执笔之初,并没有拟定好一个宏大的全盘计划,而是见缝插针于每日闲暇之际,零零散散偶得而来。成书之际,才开始将其贯穿起来,所以很难说整部书的体系精密得无可挑剔。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本书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以文化论的视角去看待盘所哩。

如果用纯艺术的理论去谈论盘所哩,那么主要的关注点就会集中于演唱者的才能、美学效果、演唱水准等方面;但如果从文化论的视角去看,注意力就会转向韩国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民族性格等更深层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赤壁歌》作为传承至今的盘所哩五歌之一,摘唱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志演义》中的赤壁大战片段。但是以盘所哩音乐表演的《赤壁歌》,与原来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和要表现的主题大相径庭。《赤壁歌》将吃了败仗的曹操戏谑化、漫画化,刻画成一个无比可笑、猥琐、狡猾的丑角,同时将那些士兵的冤屈和死亡无限放大,通过铺张、反复、并列、反讽等修辞手法讲述了人生的实态,那就是以欢笑来消解痛苦,以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来调侃沉重的死亡。这就是盘所哩《赤壁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变异。

许久之前,我已经提出过韩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以笑拭泪”,时至今日,我依然想如此强调,“以笑拭泪”是韩民族所追求的传统生活方式之一,这

在今天仍随处可见的热闹的丧葬习俗中都不难觅得其痕迹。另外,围绕着战败的曹操所展开的谐谑和搞笑,正是“以笑拭泪”的典型。

我认为“以笑拭泪”就是人在面对死亡、悲伤的时候,依然能用欢笑、喧闹的生活方式来面对的一种豁达的态度。需知能洗掉痛苦的并不是眼泪而是欢笑,在只能泪流满面的现实面前,在无法解决的苦难和悲剧面前,能用笑解除这一切,并将“笑”作为一种意志贯穿于生活文化之中,在生活中慢慢体味和实现,这就是“以笑拭泪”。

如此看来,“以笑拭泪”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智慧,即能在荆棘丛生的痛苦中生存下去的勇气,将人性中最原始的痛苦用心理疏解而非以暴力的方式去解决的智慧。而盘所哩文化集中体现了这种智慧,其中又尤其以《赤壁歌》最有代表性。

将形成盘所哩美学基础的“以笑拭泪”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们,希望他们能了解韩国文化的这一重要特征,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夙愿。因此当闵子教授她们提出要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虽然我充分想到了翻译中可预知的困难,但还是欣然应允并尽最大努力地支持她们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在为韩国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人去理解韩国文化的精髓吧。

尽管盘所哩辞说是用韩国语写成,但引用了大量的汉文古典诗词及文献,这些汉字词在传承过程中又出现了遗漏、误传、歪曲,即使是韩国国文系的研究者读起来也有云山雾罩之感。另外,盘所哩辞说中又夹杂有大量的方言、咒语、歌谣等韩国传统的口传艺术,许多词汇今日已经基本不存在了,所以即使是韩国人也无法理解,特别是不懂湖南地区方言的人,盘所哩赋予的那种亲近感就会减弱,更何况是翻译成中文之后,其间语言的转换难度可想而知。与此同时,又要充分调动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等学科理论去说明这些现象,这对于译者的语言水平、学识积累和科研素养都是极大的挑战。她们在翻译过程中大概会经历到怎样的苦恼,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

我在首尔大学任教时,闵子曾是我的学生。她长期浸淫于韩国语语言研究,兼之任教于中国数年,深谙中韩两种文化。合作者郭雪妮博士专攻东亚比较文学,文采斐然。我相信拙作交由她们二位翻译,定会锦上添花,借此机会也一并感谢她们的辛劳。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宿命,“地球村”已成不容忽视的事

实。尽管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的是韩国的盘所哩文化,但不能说因为是韩国的文化,就好像是从遥远的宇宙中摘下的星星,而是要将韩国文化与地球上的其他文化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存于地球村时代,各自闪闪发光,又在彼处融合,共同形成彩虹般绚烂的文化世界。

在这一世界化的进程中,本书如果能够有益于韩中两国的文化交流,那将是很荣幸的事情。仅就个人的生活而言,“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参照、相互作用的,在作用力之间,也会越来越有相似感、亲近感。即使如此,如果“自我”丧失了主体性成为“他者”的附属,在与“他者”融为一体的瞬间,就会生出厌恶感甚至是绝望感。

世界文化的发展同样如此,将“自我”与“他者”、“相似”与“差异”矛盾地融为一体走向未来的生活,就是所谓的世界。从这点来看,韩国的盘所哩既是韩国的文化,同时又要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期望这本书能有这种积极的效果。最后,我诚挚期待着中国读者的反映和批评指正。

金大幸

2012年夏天于韩国首尔

前 言

最初关注盘所哩,实事求是地讲,并非源自于求学问的动机,仅仅因为盘所哩中的玩笑很有趣味,听着让人忍俊不禁。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着如此有趣的故事?!我浮想联翩,如果我也拥有那种能引人发笑的口才该多好!可以说,早在听盘所哩广大唱所哩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盘所哩辞说的文本,即使是用文字写的辞说,竟也越读越有趣,因此自然而然地就开始听盘所哩了。

刚开始听广大唱盘所哩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有亲近感。这一方面源于我本人是个严重的乐盲音痴,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太多的机会去亲近盘所哩,因此当我耳朵边响起所哩声时,感觉上是极其陌生的。那些所哩音的高低、节奏的快慢不断变化着,虽然铿锵婉转,我却不知其所云;即使他们唱到我曾经读过的辞说片段时,我依然不甚了了。我想听过盘所哩的人大多数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而不独独是我一个吧。

奇怪的是听着听着,耳朵居然开始有反应了,这就像在学外语的过程中耳朵逐渐适应一样,或者说就像人与人之间经常交流自然能增加感情一样,亲密之后自然就融为一体了。

对于专攻文学的人来说,这样的过程看来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对盘所哩的关注点,并非是看其在文学修辞上如何表达,或者该用哪种文学理论去解剖研究,而是集中到盘所哩为什么如此有趣这一问题上。

因此,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盘所哩,与其说是艺术还不如说是文化更为恰当。

迄今为止,我对于那些习惯拿着高深而严肃的文学理论去研究盘所哩的情景,都感到无比的痛心和失望。借用文学理论去解剖盘所哩,虽然很难说是错误的,但盘所哩并非是用那些古板、严肃的理论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它不

是为忍受这些抽象理论攻击而创作的高级的文学,在接受苛刻的批判之前,它首先只是为了享受玩乐、欢笑的趣味,就像烧制瓷器最初只是为了斟酒而并非是为了欣赏,不抱有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崇高的目的,但经过历史的沉淀最后竟可能成为上乘的艺术杰作一样。总之,盘所哩成为艺术只是结果,最初开始的意图,却并不是很严肃、很形而上地为了艺术。

更何况对盘所哩而言,不管是作为表演者的唱者,还是击鼓附和助兴的鼓手,以及一起参与到“盘”中助兴的听者,所有人的目的都是为了欢笑,为了聚在“盘”中一起取乐,而不是孤单地蹲在书房中,就着油灯去研究人物的性格是扁形还是圆形,或者对辞说精雕细琢不断地又删又改。总的来说,盘所哩的本质就是唱着玩着觉得很有趣味,笑着闹着把想说的通通都以所哩唱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在将盘所哩高高置于艺术的殿堂之前,莫不如说它是一种有趣味的生活方式。

相信谁都不能否认传承下来的盘所哩作品都是杰作吧。但是,如果疏忽了盘所哩追求玩乐趣味这一本质,无视其作为生活方式这一特征,只是偏执地追求盘所哩在艺术结构上的固定不变,就像对待动物标本一样将其作为艺术规范去研究,就很容易产生问题。所以,我才强烈地主张,不要从艺术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去接近盘所哩。

这一主张即使在今天也仍未改变,甚至对于未来盘所哩的发展我依然坚信如此。一味地沉湎于过去的文化传统思考盘所哩,是极其不符合时代变化的要求的,当然也不是说要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过度迷恋古人的文化遗产而无法自拔时,盘所哩就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而只能是古人之物。

因此我提议将目光投向未来,以未来为目的,盘所哩既要装进今日的故事,又要表现现代人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的盘所哩,那样才能使《春香歌》更加有血有肉,使《兴甫歌》更加活泼有趣。这样,我们作为韩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才不会有羞愧之感。

话虽如此,但时至今日我们对于盘所哩的贡献仍然屈指可数。为了无愧于后人,为了盘所哩,我们也必须要有所行动,为此就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盘所哩视为一种玩乐的生活文化。之所以一定要用《韩国的盘所哩文化》这个标题,其缘由就在于此。

目 录

第一章 走近盘所哩文化	(1)
第一节 盘所哩文化概论	(1)
第二节 艺术论视野下的盘所哩	(9)
第三节 文化论视野下的盘所哩	(22)
第二章 盘所哩文化的内核	(33)
第一节 信息和玩乐组成的“盘”	(33)
第二节 两种视角:亲近与疏离	(50)
第三节 盘所哩文化的开放性和整体性	(68)
第三章 从文化论角度看申在孝辞说	(82)
第一节 直观申在孝辞说	(82)
第二节 解开申在孝辞说中的笑	(94)
第三节 学界对申在孝的研究视角	(107)
第四章 唱剧文化的定位	(124)
第一节 唱剧文化的整体走向	(124)
第二节 唱剧文化的焦点	(139)
第三节 唱剧和盘所哩的调和	(157)

第五章 21 世纪的盘所哩文化	(175)
第一节 矛盾时代的民俗艺术	(175)
第二节 大众的盘所哩辞说	(183)
第三节 盘所哩文化的发展方向	(192)
附录 1:人名索引	(207)
附录 2:韩国盘所哩与中国鼓词关系研究	(212)
译后记	(242)

第一章 走近盘所哩文化

第一节 盘所哩文化概论

——盘所哩的形态与历史

一、开“盘”共欢的文化

何谓盘所哩

盘所哩其名,未约定俗成之前曾存在过很多种,比如“所哩”、“广大所哩”、“打令”、“杂歌”、“唱”、“唱乐”、“剧歌”、“唱剧调”等。直到近代,才逐渐固定为盘所哩。

盘所哩由名词“盘”和动词“所哩”复合而成。“所哩”在国语词典里有时就指盘所哩、“杂歌”,有时仅指盘所哩的演唱音调,就像金永郎的诗句“来来,唱一下!你来所哩,我来打鼓”一样。“所哩”这个词,就是声音。但是,从广义上看,所哩指我国民俗音乐中的“声乐”。所哩这种声音以“盘”来特别限定,就形成了在某一特定场所内,以歌唱的方式叙述故事的独特表演形式。

“盘”这个词,即为场所之意,如远古时代巫术表演的场所可称之为“盘”,节日摔跤娱乐的场所亦可称之为“盘”,还有市井之徒赌博狂欢的场所也是“盘”;“盘”同时又指很多人参与的场合,如“(玩不下去了)收盘吧!收盘啦”的场合,再如“我们玩一盘吧”的场合。但是要注意,并不是任何场合都能用盘这个词,盘一般只能用在“玩乐盘”、“打牌盘”、“跳舞盘”、“摆席盘”等特定词语中,我们可以从这些词语的“盘”所具有的意义中,对盘所哩的“盘”总结如下:第一,必须要有众多的行为参与者;第二,为了共同的目的;第三,执行必

要的过程;第四,聚在一起的共同的行为和场所。日常用语中的“乱账盘”、“政治盘”或者“重新开盘”,这类都属于盘所哩的“盘”。

由此可见,构成盘所哩所必须有的条件是“盘”和“所哩”,它是众多人聚在一起共享愉悦的艺术。所以,正如需要认识盘所哩这个名称一样,要正确地认识盘所哩,享受并与之融为一体,就需要从愉悦和艺术两个侧面去亲近它。

盘所哩的表演场所叫“所哩盘”,它是由“多数行为者”在“所哩盘”里的表演构成,即“唱者”、“鼓手”和“听者”三部分组成。唱者用“怒来”的形式唱,用“阿呢哩”的形式说,唱与说反复交替,加上鼓手配合音的长短击鼓配乐,这个过程就叫“表演助兴”。听者,也不是单纯的观众,或者仅仅是旁观的局外人,听者也积极地进入“表演助兴”中,跟着鼓手的音调附和发出“啊呀”、“好啊”、“是啊”等感叹词和喝彩声,从而达到共感、一起分享的效果。

尽管没有伴奏者,唱者也可以“所哩”,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有时没有听者的参与、附和,鼓手和唱者两个人也可以唱盘所哩,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比如在练习的场合或者录音的时候,也是需要听者参与的。因此可以说,盘所哩是多数人聚在一起的以“所哩”这种特有的歌的方式为圆心,组成一个共享的“盘”的文化活动。

大众共享的文化

盘所哩是由唱者、鼓手和听者聚在一起共享的文化活动,是每个人都能沉浸其中并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是使“盘”之所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盘”的综合性文化活动。盘所哩的听者也不仅是单纯的观众,而是积极地参与着这个“盘”的形成。所以,仅仅从某一个侧面去看盘所哩文化,就只能局限于片面的印象,这样的视角是不符合盘所哩本质的。

在盘所哩中,唱者和鼓手的音乐能力和表演功力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唱者的表演功力,“盘”有时会达到高潮,有时却会很萧条。但是,“所哩盘”并不是单纯严肃地去欣赏唱者和鼓手能力的场合,它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与听者的参与有关。

在这一点上,“所哩盘”与现代年轻人的演出舞台很相似。就像歌迷和影迷那种大喊大叫的狂热举动一样,盘所哩的听众并不是只顾着观看的局外人,而是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盘所哩的“所哩盘”也是如此,根据鼓手演奏能力

的高低,唱者的表演也将受到影响。相反地,听众的反应如何也将影响唱者和鼓手的表演。

从这一点上看,盘所哩与其说是严肃的、高雅的艺术,还不如说是为了让大家聚在一起共享愉悦更为确切。如给年过花甲的老人祝寿,给金榜题名的举子祝贺,等等,在这些喜庆的场合里,盘所哩的广泛演出就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细致考察盘所哩,我们就不难发现、理解其文化的线索。盘所哩的“唱”,是以高亢、悲凉之音表现声乐之美,所以是音乐文化;盘所哩唱者要与鼓手、听者共同感知、成为一体,所以是公演文化;“唱”的内容是辞说故事,所以又是语言文化。另外,大伙儿聚在一起共享愉悦使故事情节得到发展,这里蕴藏着我们韩民族的独创性和共感性,所以又可称为民族文化。众人在兴致勃勃地玩乐和享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里孕育了我们民族对世界、对人生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所以又可称之为生活文化。

总而言之,盘所哩是综合性的,这不仅仅指它是综合艺术,更深层的意味是指它联系着我们的生活,它孕育着我们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唯有这样的综合性,才能表现出真正的盘所哩精神,也唯有把这种种综合性因素融合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理解盘所哩。

二、盘所哩的历程

盘所哩的起源与繁荣

盘所哩起源于什么时候?其萌芽状态如何?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因为目前还很难找到充足的材料和依据。现有的大部分史料,都是在盘所哩产生且达到一定成熟度之后出现的,所以只能通过相关材料大致推断盘所哩产生的确切年代。

关于盘所哩的起源问题,以韩国湖南地区的“巫歌起源说”最具代表性。如学者徐大锡认为,巫家以歌唱方式叙事的手法与盘所哩以歌唱讲故事的方式是一脉相通的。^① 韩国学术界另外一种重要的观点是:盘所哩混合着各种歌

^① 徐大锡:《盘所哩的传承论研究》,《现象和认识》第3册第3号,人文社会科学院,1979年。